Vera Koo: How to Become a Public Speaker and Influencer

2019, Traditional Chinese

如何做一名公開演說家與有影響力的人

二十多年前,外子家一與我參加了一項自我提升的研討會,當時可能有一百人在場,主事者要我們一一站起來,說出自己心中的懼怕。說來有趣,我的畏懼正是站起來對滿屋子的人說話。

一個接一個的·大家都舉手自我表白了;我觀察每個人輪到他講話時是怎樣應付·我做筆記·把他們的 表達方式記下來·也決定要強迫自己站起來說話。

結果呢,還不錯。

我深信一個人做的與說的應該是同一套。我常說,人應該逼自己走出自己的安全舒適區,正視自己的懼怕、勇於迎接挑戰。

近來我常常身體力行的就是這一點。



今年四月,在美國步槍協會(NRA)於印第安納波利斯舉行的年會上,協會執行長皮耶(Wayne LaPierre)要我和一些人上台接受表揚。之後,主辦單位希望我在年會的「寒暄」活動中在「美國步槍協會、女性」(NRA Women)攤位上跟同好交談與互動。六月底,在「美國步槍協會、女性」的《一扣鍾情》(Love at First Shot)電視節目裡,以一位射擊導師的身份接受訪問。這個電視節目的主旨與重點是:介紹射擊休閒運動或職業射擊比賽中的女性新秀,每一集都是特別製作,用以教育女性如何射擊與提倡女子射擊運動。



這些事沒有一樣是我習以為常的。

我一生受個人型運動吸引,是有原因的:個人運動適合我的個性,個人運動所帶給我的內在奮鬥合乎我的口味。

當然,這些年來我也從與其他射擊選手的互動中獲益良多,但是我感到我當學生比當老師自在多了。我早就清楚自己這一點脾性。

三十多歲時,外子家一與我住在新加坡一段時間,他服務的公司把我們派到那裡。

我希望做些事來做打發時間,因此我在新加坡南洋藝術學院找到一份教職。我在大學主修藝術,新加坡的兩種官方語言英語與中國普通話我都能說,因此學校給了我這份工作,當時我並不知道教書並不適合我。



顧方蓁與兩位射擊高手 Il Ling 與 Michelle Cerino 合影

我教了三個月,對學生是傾囊相授。三個月之後,我感覺氣力用盡,好像只剩下軀殼,我不知怎樣繼續

充電。

試教三個月後,學校的董事會正式聘用我,要我擔任繪畫講師。我婉拒了,我感覺自己裡面空洞無物, 沒有可傳授的東西。

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,我的視野觀點與智慧與日俱增。

現在我既然受激在射擊圈子裡擔任使節與師長的角色,我就挑戰自己,視此為機會。

我對擔當這個角色仍不全然如魚得水、輕鬆自在,但是在那場與家——同參加的自我提升研討會中我學到:你所害怕的很少真的那麼可怕。

我一定要記得:在步槍協會的活動中要我以導師的身份說話,不見得是為了我的好處,而是因為籌辦單位相信我有一些想法或智慧,可以提供其他射擊者做參考,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射手。



顧方蓁與瑞典光學公司 Aimpoint 總裁 Brian Lisankie 攝於 2019 年美國步槍協會年會中

我知道在射擊運動圈子裡,女選手之間彼此奧援、相濡以沫是何等重要;我給其他女射手的哪怕只是一點點小小的正面影響,勇於走出自己的安全舒適區便有意義。

在年會的寒暄活動中,我一旦開口後,不自在的感覺就不翼而飛了;很多女性佇足聽我談心得;從她們的眼神中,我看得出來她們是全神貫注的在聽我講、聽得津津有味,因此我的話匣子就打開了。

我分享的是:若要成功·兩件事非常重要·是錢買不到的。第一·你必須相信危機或障礙必能克服;也許結果不是立竿見影·但抱持正確的思維與志在必得的心理·困難必除。第二·相信自己能便能·人生在世便沒有難成的事;只要立定目標、秉持信心努力·心願必達。

當「美國步槍協會·女性」分會乍要我上《一扣鍾情》節目時·我並不覺得對這個角色自己能夠駕輕就熟。

可是我的觀眾聽的興致高昂,許多年輕的射手要求與我合照。我心中暗想:怎麼會有人要與我合照?但我順從其意。



顧方蓁、Gabby Franco 與一群年輕射擊者合影

我職業生涯中一生何其幸運,有 Jim 歐陽、傅勒與永田等人做我的授業恩師,他們在我在社區大學中兢兢業業的學習如何操作手槍與射擊之後,給我各種啟發。

我是個勤快的人;我傾聽;我做必要的基本功課;我發奮練習。

這些特質都讓我成為一個好學生。

如今風水輪流轉,輪到我被要求做授業導師,而我本以為傳道授業是一種天賦,是自己不具備的。

儘管如此,我希望自己始終是有用的人,即使今年已經七十二歲了,也從射擊比賽場上退休了。如今是 該我做授業師與大使了,推諉不得。

在壓力和截止期限罩頂之下,我是愈加活力充沛;我需要找事情忙碌、需要保持興趣、需要有努力的方向與目標。

最重要的是,我絕不要做屈服於心中畏懼的人;挺起腰桿面對後,心中是一片悠然自得。